



鲁迅先生谈

读点鲁迅

海南新华印刷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员
海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学员编

一九七六年十月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

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目 录

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	《人民日报》社论 (1)
三月的租界	(4)
忽然想到 (六)	(12)
流产与断种	(23)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32)
流氓的变迁	(58)
老调子已经唱完	(74)
趋时和复古	(93)
关于中国的王道	(108)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21)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140)
孔乙己	(150)
风波	(165)

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

《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的中国人民，隆重纪念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四十周年。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永远进击”的一生。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光辉思想和革命实践，突出地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革命的特征和品质。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对敌人极端仇视，坚决斗争。鲁迅，始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催促新生，排击旧物。鲁迅，既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又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为了求得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鲁迅，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总结“事实的教训”，严格“解剖”自己，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

空前的民族英雄。”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毛主席又指示我们：“**读点鲁迅**”。鲁迅的著作，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呼声，概括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洋溢着彻底革命的精神。他后期的著作，熟练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学习鲁迅的著作，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学到宝贵的战斗经验和战斗本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读点鲁迅**，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向阶级敌人，向修正主义，永远进击，长期作战。

鲁迅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时刻注意“将营垒分清”，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他以锋利无比的马克思主义解剖刀，指向形形色色的敌人，指向钻进革命阵营中的“蛀虫”，撕去他们的假面，暴露他们的本相。对于那些“借革命以营私”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鲁迅特别憎恶和鄙视。鲁迅无情戳穿他们“拉大旗作为虎皮”搞机会主义的真面目，深刻揭露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打击别人“以显其‘正确’”，“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尖锐指出他们从“内里蛀空”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搞社会主义革命，要学习鲁迅的榜样，善于分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营垒，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营垒。毛主席制定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

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标准。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那些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的人，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革命无止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在斗争中前进的。鲁迅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去战斗。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反对任何违背党的三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载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三月的租界①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②——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③。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④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⑤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象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

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⑥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⑦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

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就是“自我批判”，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②大连在当时是日本的“租借地”。

③《八月的乡村》，田军写的一部小说，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版。书中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事迹，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小说出版前，曾由鲁迅校订和作序。

④“有人”，是狄克文章中的原话，实际指周扬他们。

⑤《大晚报》，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创刊的反动报纸。副刊《火炬》由反动文人崔万秋主编，是周扬等“四条汉子”鼓吹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的重要阵地。《星期文坛》是《火炬》的专栏。

⑥吉须，通译基希，德国报告文学家。九一八事变后曾来中国，著有《秘密的中国》等书。

⑦希忒拉，通译希特勒。

（载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编者注：“狄克”即“四人帮”反党集团中的张春桥）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

任 平

在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本报重新发表鲁迅在逝世前半年写的《三月的租界》这篇杂文。学习鲁迅这篇杂文，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识别和揭露那些早就混入革命队伍的假革命和投降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这篇杂文，是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一九三五年底，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鲁迅曾经公开地、明确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王明指使周扬等“四条汉子”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拼凑一个“中国文艺家协会”，竭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鲁迅不仅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鲁迅的革命立场和正确主张，引起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不满和仇恨。他们使用了许多卑劣的手段，加紧对病中的鲁迅实行围攻。鲁迅在致友人信中曾经愤慨地说：“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

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鲁迅所反击的二文中，有一篇就是痛斥一个化名为“狄克”的小丑的。

这个“狄克”，在当时上海一家反动报纸《大晚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黑文章，以评论小说《八月的乡村》为名，阴险恶毒地影射和诋毁鲁迅。原因是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过序，热情地肯定了这本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小说，“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首先是周扬骂了这本小说，随后“狄克”跟着就炮制出这篇黑文章，站在右倾投降主义立场，摆出一副奴隶管家的架势，对小说横加指责。这个“狄克”，自己舒舒服服地蹲在“三月的租界”里，同苦难的东北人民相隔十万八千里，对他们的斗争更是茫然无知，却装腔作势地指责小说“还不真实”，作者“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应该在东北“长时间的学习”，“再丰富了自己以后”再写，云云。这个“狄克”把鲁迅对进步文学作品的热情支持，诬蔑为“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这篇黑文还特意用了个他们惯用的蛮横吓人的题目：《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他们要“批判”的矛头所向，清清楚楚，就是要鲁迅向他们那种排除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行帮屈服，向他们那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屈服。

鲁迅一眼看穿“狄克”这种“人面东西”的真面目。他

尖锐地指出：“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因为，凡是“假革命的反革命”，大抵都是躲藏在敌人的卵翼之下，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利用他们那种特殊身份和特殊条件，干特殊的反革命勾当。在敌人面前冷言冷语地指责革命内部，“公正”之态可掬，其实是帮凶和投降派的卑劣行径。鲁迅的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地剥开这个化名“狄克”的好心，完全是反革命的黑心。

这个“狄克”是何许人也？翻开历史一查，原来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一条钻在革命营垒里的“蛀虫”。就是这个“狄克”，是当时大喊大叫“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围攻鲁迅的“英雄”之一，是“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打手。这篇黑文章，就是他的反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罪证。

鲁迅指出：这个“狄克”之所以要这样跳，这样叫嚷，“其实是在向‘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献媚或替‘他们’缴械。”鲁迅的话象一把利刃，一下子就把“狄克”之流的画皮戳穿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鲁迅曾在《八月的乡村》序里，指出这部书“有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心的征服”，“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鲁迅当时断言：“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果然，《八月的乡村》出版不久，这个“狄克”就跳出来扮演替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卖命的可耻角色。在他的“革命”、“正确”、“公正”的假面具下，实实在在地隐藏着反革命的丑恶嘴脸。四十年前向敌人“献媚”、“替‘他们’缴械”的投降派，四十年后成为不

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当年充当反动统治者的帮凶，现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结成一帮，狼狈为奸，妄图篡党夺权。请看，他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生涯，几十年来，不正是一脉相承的吗？这种人，不管他怎样变色龙似地狡猾诡诈，不管他怎样豺狼般地凶残险毒，也不管他怎样从三十年代一直隐藏到今天，直至伪装“左派”，爬上高位，摇唇鼓舌，欺世盗名，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在尖锐、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出现几个阴谋家、野心家，是不足为怪的。只要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象鲁迅那样永远进击，那么，任何“狄克”之类的跳梁小丑，都只能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载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忽 然 想 到 (六) ^①

外国的考古学者们^②联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国的学者们也早已口口声声的叫着“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长城久成废物，弱水^③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④。至于他们的历史，那自然都没我们的那么古。

可是我们的古也就难保，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

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涅槃！涅槃！涅槃！”^⑤佛自汉时已入中国，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买集些旧书和金石^⑥，是劬古^⑦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即不然，归安陆氏的皕宋^⑧，潍县陈氏的十钟^⑨，其子孙尚能世守否？，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